

那一段残缺

李正平

我终于见到她了，她也看见了我，目光对视间，时光穿越了六百多年。在幽雅静谧的展厅里，在温柔祥和的灯光下，她静静地展现在眼前，令人陶醉。她，就是那幅闻名于世的、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2011年6月，创作于六百多年前、分离于三百多年前的《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完美合璧，成为轰动一时的艺坛佳话。我有幸目睹了这一值得永远铭记的文化幸事。

黄公望系元朝画家，步入画坛较晚，50岁左右才开始从事山水画创作，画到80岁时，才情似火山般喷发，画艺登峰造极。最富有戏剧性又具标志性的是，他与无用禅师的富春江之行。那年他们相约去富春江游玩，当一叶扁舟在山花烂漫的富春江畔游走时，两人被如诗如画的山水美景深深陶醉，当即约定，由黄公望以富春江沿岸风光为题，给无用禅师画一幅长卷。一诺千金，这一画就是4年。之后继续增补完善，前后大约倾注了7年心血。当画作全部完成时，黄公望就像燃尽的蜡烛，生命也走到了尽头，他终于在谢世前信守承诺，将这幅鸿篇巨制交到无用禅师手中。

但是，令黄公望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后六百多年来这幅画所经历的波折，比他一生的命运还要坎坷。

我一遍又一遍地排队，从头到尾仔细欣赏这幅“异想天开”的神作。原本，想从头到尾完整地看完这幅作品，得分赴两地，因为作品前一段《剩山图》保存于浙江博物馆，后一段《无用师卷》则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富春山居图》一经问世，便受到历代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乃至帝皇的推崇，大家都以能亲眼看见为荣，使得这幅画既备受赞颂，又历经沧桑。几百年来，这幅画在一个又一个藏间流进流出，一直被深藏在高宅大院，只于夜深人静时，供玩家自我欣赏。清顺治年间，这幅画落到了宜兴大收藏家吴洪裕手中，他将其奉为至宝、视为生命，专门建了“富春轩”楼阁收藏此画，供自己饱享丹青之福。

1650年，吴洪裕弥留之际，叫下人把这幅画丢进火盆焚化，意欲陪伴自己去另一个世界。当火舌舔舐此画时，他的侄子趁吴洪裕不

备，眼疾手快把画抽了回来，并往火中投入另外一幅画，以障眼法救下《富春山居图》。画是救出来了，可已焚成两段，中间一小段已不可修复，只好一分为二，重新装裱，一幅画由此变成了两幅画。人们把前面50多厘米长的一小部分称为《剩山图》，后面6米多长的主体部分称为《无用师卷》。从此，《富春山居图》一分为二，走上了离别之路，开始了各自颠沛流离的生涯。这一分离就是三百多年，这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我先看到的是现收藏于浙江博物馆的《剩山图》。不要小看这短短的50多厘米，却是整幅画卷的起势图。虽然经过火烧，但仍保留了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几乎看不出剪裁拼接的痕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一幅完整的作品。画面上天地悠远、山水平阔、云树苍苍，一派山川浑厚、草木华滋的江南气象。接着看到的就那6米多长、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无用师卷》，黄公望用炉火纯青的笔墨技法，描绘出富春江沿岸的景色，群峰竞秀、层叠叠嶂，松亭石坡、浅滩烟林，丛林村舍、水天涟漪，把浩渺连绵的江南秀丽山川景色表现得生动细腻、淋漓尽致。

1745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收入皇

宫。乾隆皇帝看了之后爱不释手，经常拿来欣赏，情至所致还在画作上赋诗题词、加盖玉玺。令人意想不到的，翌年，又有一幅《富春山居图》收入宫中。乾隆以为后一幅是仿的，但还是叫人妥善收藏起来。其实最终被人鉴定为真迹的恰恰是后一幅。正因为乾隆的嘱托，它在宫中保存了两百多年，画卷完整而清爽。今天，那幅被皇帝看走眼，被称为“子明卷”的《富春山居图》图，也陈列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展室内，一眼看去，几可乱真。

2010年，在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讲到台湾问题时提到了此画：“一段在大陆，一段在台湾；画是如此，人何以堪？”短短几句，意味深长。2011年6月1日，经过多方努力，由浙江博物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办的“山水合璧——黄公望与《富春山居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盛大开启，分别保存于大陆和台湾、分离三百多年的两幅画，第一次合璧并对公众开放。

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我来到桐庐。经一位宁波籍人士极力推荐，我来到县城北面的富春江边。站在亲水平台上，江水铺展到对面的山边，山峦倒影在平坦的江面，一幅活生生的《富春山居图》扑入眼帘，那山、那水、那峰、那壑，那松、那石，那舍、那人，让人感慨良久、思绪万千。

泱泱中华、文化如水，虽相隔数千年，却一脉相承，从未断流。一幅断画，那一段残缺虽再也无以修复，却是在明白地传递着这样一个理念：我们每个人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对源远流长的文化，只有敬仰敬畏和百倍地善待，薪火才能代代相传，不致熄灭。

邵留芳

我的“娘家”在东海之滨的北仑港区。那是一片沸腾的港湾。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巨轮的汽笛长鸣声，和着码头的机器轰鸣声，像是乐团演奏的交响曲，让每一位走近它的人莫名地激动和兴奋。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从学校毕业分配到这里工作时，它还是一块尚在开发建设中的热土。

如今，经过近四十年的风雨兼程，这里已成为甬城“港通天下”的窗口，成为大宗货物集散、中转的基地。去年秋天，我从工作了一辈子的“娘家”退休，港区的一切虽然已经淡出视线，但某种东西已经牢牢地留存在内心一角。不经意间，时常会想起在“娘家”的点点滴滴。

刚刚参加工作时，因为单位地处偏僻的新碶，远离热闹的甬城，交通、信息闭塞。印象最深的是，每天开往城里的公交车仅两班，出行活动相当不便。一些家在外地的青工，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可这里业余生活枯燥单调，又缺乏交流的平台和机会。这时，“娘家”出手了，把用来开大会的偌大礼堂，改造成既可以打乒乓、玩台球的活动室，又兼作舞会的场所。很快，这里热闹非凡，人头攒动。“娘家”又根据四时气候变化特点，组织能让更多人参与的拔河、划船、歌咏、篮球等比赛活动。尤为难忘的是划船，因为比赛场地和项目的特殊性，不仅参与人多，可观程度和感染力也是最强的。那条紧依港区家属区的叫作中河的悠悠小河，在每年的某个夏日，曾牵动多少人的神经、勾住多少人的眼球，为的只是一睹比赛时船桨奋力划

动泛起的朵朵浪花。两岸此起彼伏的哨子声、锣鼓声和加油声，今天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想起这些，我的眼前还会掠过一张张神情灿烂的青春的脸庞。不少单身男女互生好感，就是从一个小乒乓球接发、一曲优美华尔兹旋转、一支船桨挥臂奋进中得到感应。当年被称为大龄青年的子君姐，也是在这里找到了她的另一半。之后，经常传出谁谁在排练节目时对上眼了；谁谁在“娘家”的牵线搭桥下，与附近大碶、霞浦、小港等地的学校老师牵了手……一些单身男女，陆续在“娘家”成功结对、安家落户。后来，他们成为这方土地蓬勃发展的创业者、开拓者、坚守者以及见证者。

曾几何时，自己住在港区家属区。探出窗户，可以清晰地看到码头上四十多米高的红色卸船机是否处在作业状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我总会有意识地去眺望那个方位。因为只要码头有船作业，“娘家”就会推出单船、月度、年度生产等劳动竞赛。这些竞赛内容，像林中一支支响箭，让上上下下的

人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有些竞赛内容现在读来仍朗朗上口，如“决战三十天，实现开门红”“奋战100天，拿下1000万”……大门口宣传栏橱窗内还张贴着生产与时间进度的倒计时图表，让人时时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这时的码头，就是战场。面对难度大的船舱和货种，总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挺身而出，即使他们的家中有发烧的孩子，也会硬硬心肠交给另一半去分担。而第二天在通往港区的班车里，消息灵通人士准会通报过去一昼夜码头卸了几只船，完成了多少吞吐量。那神情和腔调满是自豪。

从事文案工作的我，也多次与科室同事一起在长长的码头廊道上，有过用铁铲清理落料、拉着手推车艰难爬坡的经历。现在翻开手账，还能依稀看到当时留下的老茧痕迹。“娘家”在赢得商机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总是不忘及时与员工分享战绩。所以，人人被这种氛围熏染着，只求多做事做好事。连当时后方职工医院的医生，也时常打探码头生产情况。只要有员工或者家属就诊，马上开通绿色通道。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写作爱好也得益于“娘家”的培养。某个春日，在没有任何要求和铺垫的情况下，因为单位总经理发现我在某报上登载过几篇“豆腐干”，就被意外调到专门与文字打交道的宣传部门工作。也是这一次转身，让我倾听到一些更为真切的声音和呼吸。

其中有一种声音，不断地被复制粘贴，成为第一代港区建设者津津乐道的事情。那是对一位局级领导的感怀。因为这位领导到基层走访和节日慰问时，总是不忘前往最辛苦的码头前沿班组，去看看那些“倒三班”的司机，听听他们的想法。有时，只是去紧握一下那些在几十米高空作业、轻轻一抓就是几十吨货物的吊车司机的手。几番三番后，还记住了一些司机的名字。这种被单位总经理的上级领导记住名字的感觉和效应，有时远远胜于物质激励。而在从宁波、镇海等地发往北仑港区的班车里，总能看到领导的身影。有时“娘家”分发一些福利，领导拿什么上车，员工也一样不拉。那时，上上下下都被某种东西鼓舞着。还记得有一艘叫作“大凤凰”的货船靠泊后，“娘家”仅用91个小时，就接卸了26.1万吨的货物。我也被某种力量感染着，不断地接收、报道港区里的鲜活新闻。有位家住宁波的技术员，据说他的女朋友在某媒体看到他所在的班组在烈日下抢修设备的照片后，很是为他高兴和骄傲。后来这位女朋友，成了他孩子的妈妈。现在，这位技术员已经成长为一方的负责人，不知道其是否还记得当年的事情。

给五月（两首）

一支记忆的牧笛
音孔呀飞扬
给我以幽梦般乐曲
走在时光里的过去或未来
已弥漫成无可复制的一幅水墨

即使薄薄寸土
我的 我必争

蚁啃骨 蜂筑巢
我以梯田 赢得山峰
一双茧手
折叠 贫瘠的岁月
一块灵石
流动 美的意境

生活 像这荡漾的波纹
一浪一浪 往高处攀升
我把山歌 插上半空
秧苗日长夜大 窜出云层
靠近太阳的成熟
粒粒闪光 金色永恒

种田人 种金的人
种田人 登天的人

这首歌图回来了
隐隐约约伸手可触
这吟咏时隐时现
断断续续又深沉又辽阔

草木与云霞缺一不可
韵律与节奏缺一不可
水坝呀悠长

□诗歌

初夏

魏明珠

我找不到一个满意的形容词
淡淡的阳光涂在面包片上
像你独有的温暖，于是麦子开花
马兰开花，石榴开花
被隐匿的火焰与梦
翡翠镶嵌，令人着迷

我在城市灯火里，也在远方的旷野
看众鸟高飞，将去年的星星一个一个
擦拭一遍
看百花散落，怎样画出一颗初心
这都是我的喜悦
即使微雨婉约，透露整个春天
我只抱着时光，拂去尘埃
这收藏了多年的诗歌
没有盛开，已有香气

邓生德

为期一个月的吉林延边图们市人民医院的帮扶工作顺利结束了。绵绵细雨中，我们强忍着泪水，和驱车几十公里送别我们的图们市卫健局和市医院的领导们告别。回来的路上思绪万千，在图们的每一天历历在目。

去时心情是沉重的，回来时心情依然是沉重的；去时沉重是因为要撤家舍业、去遥远的边陲工作一个月，回来时沉重却是因为依依不舍之情和无尽的收获与感慨。

启程时宁波已是春意盎然，但在赶往图们的路上，天上却飘起了雪花。到达图们的第二天，老天瞬间变脸，整个市区晴空万里，天空是儿时记忆中的那种蓝，通透得看不到一丁点杂质，可大地依然还在沉睡，看不到一丝绿意、寒风瑟瑟……虽是清晨，图们市人民医院的门诊大厅却热闹非凡，我们受到了图们市卫健局和图们市人民医院全体员工的热情欢迎，他们还与我一起参加帮扶工作的宁波北仑的三位专家精心安排衣食住行，走进住宿的公寓，里面应有尽有，和家全无两样。

图们市人民医院刚刚引进了全新的飞利浦



花鸟

岑其绘

后却发现，这里的一切完全出乎你的想象：城市干净整洁，市民热情友善，社会治安良好。

工作之余，我去商店购物或饭店吃饭，一打听口音，当地百姓会自动与我搭讪：“你不是本地人，到这来玩还是出差？”我问路，他们会详细告诉路径，要不直接为我带路。机动车遇到斑马线，司机都会主动停车给路人让行。来医院就诊的男女老少，会主动向医务人员问好、鞠躬，就诊完毕同样鞠躬道别。作为医生，我深深感受到一种尊重。每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也会情不自禁起身回礼。

图们的任何单位都是敞开式的，没有围墙或围栏；医院楼下未上锁的自行车或电动车停放整齐，其中不乏价格不菲的变速自行车，这里的治安原来这么好。卫健局领导和医院领导关心我们的业余生活，周末几次陪我们爬山，我发现当地群众上山时背包满满的，里面装的是食品等所需物品；下山时背包仍然是满满的，背包里面却是垃圾。上山和下山的路你很少看见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图们市朝鲜族人居多，在朝鲜族学校里，他们从小就接受尊老爱幼、互帮互爱、有礼有节的良好教育。一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这一个月的感受却是那么强烈：在物欲横流的当今，在祖国的边陲仍然有如此的净土，而我又能在这片净土得到磨炼和洗涤，这是何等福分！2019年4月的每一天，我是那样的充实和平静，它将成为我一抹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告别图们时，金达莱花已是漫山遍野，市区也已春意盎然。我想，我一定会再次踏上这片净土的！

图们一月

公司的64排CT，我的工作就是参与放射科每天的日常工作，尽快推广64排CT的临床应用。来之前我做了必要的准备，计划在医院和科室多做几次讲座。在科室的7次专题讲座，都是利用中午休息或下午下班后时间进行的，每次都无人缺席，还得到其他科室同事的积极响应。我在医院做了3次讲座，职工听课热情同样高涨，每次都有院领导和科主任、护士长参加。

我入科工作的第三天中午，在门诊大厅遇见了准备下班的姜院长。他询问了我工作的情况后，问还有啥要求。我简要说了一下科室急需解决的问题，他说好，我们下午两点召集相关负责人开个会。在会上我提出了取消纸质申请单、放射科急救设备、药品的配备和图像传输三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医院领导马上落实。其中取消纸质申请单和图像传输这两项工作牵扯科室多，工作量大，但他们也仅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全部解决了。

图们位于吉林延边，紧邻朝鲜，是一个边陲小县，总面积1142.3平方千米，总人口约13万，但常住人口只有6万左右，且以中老年人居多。图们江就是中朝两国在这里的分界线。在人们印象中，这里可能会脏乱差，到了